

928
1
10

渭南文集

十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山陰陸游務觀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為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為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





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  
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  
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姦黨上等  
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沉廢  
後以子仕登 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請大  
夫通判永州事諱通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  
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  
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鏖戰走其名王  
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

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  
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  
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  
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  
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  
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  
其鄉以爲耻詬聚謀亂令託辭委縣去以印  
屬公公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  
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



訟久不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  
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  
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爲言公  
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  
其鄰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  
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  
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日皆集如約公  
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  
異其能方薦于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

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  
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  
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司處之卒及牧羊兒  
爲證既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  
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  
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惜無以對乃  
入白州請搨厚賞募告真盜不閱日獲之則  
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  
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



為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粟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

言提轄官者為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為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為此榜以為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九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



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  
司自是不復可鞠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黥  
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不見理  
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  
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闕殿  
非震也公曰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  
今當縱未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  
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  
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

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  
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  
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  
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  
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  
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  
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  
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  
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



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  
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  
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  
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  
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履畝取  
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  
印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  
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  
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

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與除利害勸農桑  
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  
事論薦于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  
主管官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  
在朝子右史舍人翱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  
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  
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鑿足  
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  
國光華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



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  
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  
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紵目前從之  
藥局舊隸太府積姦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  
原髮擲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  
擢官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為郡公亦小疾思  
彷彿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藍氏  
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  
者糾之藍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

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脚必如  
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  
與將官朱樗年忿爭交訴于府公察故人子  
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璠得臨安營妓  
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  
以告官公為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  
於是璠為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為政有古  
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  
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讒作矣改主管建寧



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公  
攷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  
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  
鄉士民福薄耳歸過 國門右史方請外乃  
檣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 命使金  
國右史將餽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  
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  
錢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  
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

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其天家人  
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  
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  
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  
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  
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  
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  
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 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



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  
蕪湖縣趙汝鐸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  
資磊落恢疎與人文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  
賢否邪正無能遜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  
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  
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  
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  
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  
八月丙申塋公于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

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  
屬某為銘某與舍人同為史官因得從公遊  
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  
英彭原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  
以忠中奉履躋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  
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躡是生記注  
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于  
幽公逝不留 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



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  
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  
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  
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丘公丘公生探  
探生山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生  
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為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

遷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  
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彪士諱戩配曰  
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  
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  
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  
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  
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  
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  
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灌甚



至十三學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  
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  
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爲不可  
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竒閱世  
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  
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刀斤之恨  
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  
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陸百察底旋復斥死  
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

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  
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  
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  
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  
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  
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黠朱日邁鄧  
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  
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  
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



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  
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叙而銘之銘  
曰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  
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  
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  
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  
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  
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老齒兮伯章之志  
在其子兮我銘于隧亦以誅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說  
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  
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  
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尚氏贈鄴  
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  
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  
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  
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



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  
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  
司戶參軍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  
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  
此皆飢民群聚貸粟以自活耳桀黠爲之倡  
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  
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  
豪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

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  
至屬邑流民坌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  
鉅萬諸司共薦于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  
奏合 上拍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  
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  
有餘民栢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  
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  
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即引服淨  
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



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  
郡方以他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  
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  
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  
史聞之秦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色  
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  
預借苟逋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  
於轉運司得稍脫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  
允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

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  
公參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陞辭所陳又合指  
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  
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  
者以爲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歲  
荐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  
產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  
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  
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



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鉛  
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為兵始殺鉛以  
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為飛煙其滓惡下  
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為用亦嘗以入鉛不入  
鉛錢較其堅脆及治為兵初無異徒使虜信  
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  
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  
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偶以  
羨餘為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為例

會征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  
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貨錢  
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為鑄本可歲得三萬  
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  
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  
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  
城北以禦瀟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為膏腴  
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奉  
為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



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  
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  
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公按圖自以意定  
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  
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  
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  
無盡時徙知贛州過闕 上諭曰聞贛兵悍  
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  
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

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  
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 聖慮上喜明日  
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請益公也  
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  
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肆其子弟選補軍  
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  
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  
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  
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譖者章貢二



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昔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拓陂居下流懼爲己害復不可交訟于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饒其

直拓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壩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閭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五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



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  
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于門  
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  
以爲公之賜言者詠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  
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  
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决告老  
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  
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  
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益公

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  
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  
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緹蚤天  
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  
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  
尚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  
祔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  
合塋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  
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



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  
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  
落賴境公訪得之爲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  
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鄰人有寓旁近者  
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  
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  
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馳公亦辭  
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 孝宗皇帝嘗訪當  
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

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  
取莊周息黜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以  
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  
扁多出公筆既薜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  
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  
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月同集擬峴臺風  
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  
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



人不以為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  
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  
求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  
其里甲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  
長老而教其子第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  
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徙義為善士矣  
二男五女獨竒夫人以為吾門亦將賴焉及

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  
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  
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冢婦發居  
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  
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  
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  
見於揚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  
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  
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



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  
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  
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  
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  
於朝得封奉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  
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  
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廬陵  
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  
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某揚烈揚暉

晉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  
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  
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  
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  
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  
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  
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子  
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  
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楨之狀來求



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  
修靜以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  
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山陰 陸游 務觀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  
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為善鄉人過  
其門乘車者式放驚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  
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  
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共



以大義寬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甃甃以

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即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閤壯園林臺沼爲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峰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僊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于新第享年七十有三年嘉



定改元正月甲申葬于石陂桌岡之原初君  
從良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  
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  
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  
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  
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  
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嫺有法度先  
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  
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

二周瓌曾煒其壻也孫槩果案槩案槩桌槩  
案槩案槩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  
壻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  
親惠以及人世與其仁冠弁莪莪後從  
前訶憂媿則多積書充宇行必稽古孰  
予敢侮於辱孝求學講行修言歸于丘  
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為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

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為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



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昫為守揣時相  
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  
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  
為文歎之語頗及時相昫得之曰此奇貨可  
以逞即為告密之舉時相大怒嗾御史劾奏  
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婿且其子玘之婦翁道  
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賄之雖究得誣狀正  
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  
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

黃巖為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為市戶籍  
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更  
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  
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  
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  
繫日為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  
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  
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  
輸公上不以時者昔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



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  
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虚心裕民如此歲  
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  
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既  
成願縣學久第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  
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  
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尊醫  
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  
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

都堂審察監 行在推貨務都茶場公事親  
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  
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  
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  
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  
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  
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熾事士民輒譁曰此  
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  
符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



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為築祠  
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于明而  
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  
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  
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  
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  
發積錢廣糴以為後備朱公為聞於朝如其  
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為之  
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

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  
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  
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  
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  
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  
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麥墓在  
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士為之興起既擢為尚  
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  
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



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  
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  
村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  
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溱文林郎新知衢州  
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時瀟將仕  
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  
邦傑次尚飪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  
尚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  
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

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  
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  
愛徃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  
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  
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  
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  
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  
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  
之年溱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



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其實書  
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  
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  
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為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蓄畬三世是生訓  
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為郎志不  
盡信陶山之腋松枯孔碩莪莪高丘過  
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  
配李氏祔是為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  
范氏祔是為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  
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  
為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  
以為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為其  
姊不可考也四世祖大傅公始別葬焦塢而  
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



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遠失傳墓上皆  
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  
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持祭於太保  
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為某言鄉民  
鉏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某亟往視則二  
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麥訂不三日盡  
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為人冒沒  
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  
闢道藝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群

縱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  
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于石以告後  
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  
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為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  
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  
諱大方純誠質厚為中興賢輔重陶漸漬子  
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



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  
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  
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其謹按家  
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  
恩補承務郎歷瀾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瀾  
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  
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  
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

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  
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  
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  
民間之莫敢後嵒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  
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  
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有司久不決公詰以  
數語得其情宜與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  
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  
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



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  
有媵公者公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  
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喪一切皆出公力  
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  
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  
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  
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  
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  
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經而入

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  
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可以屬孤  
託死者公真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  
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  
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  
出繼公第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  
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  
司戶參軍養民仁澤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  
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



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婿也孫七人強學好  
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承奉君以少保  
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  
稅院鎮江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于家享年  
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  
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為功則肆為  
侵刻行道為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去  
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  
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

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為之言皆得挺繫以去  
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  
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且  
曰懼為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  
疾遂不可為而君每是父每輒以有瘳告痛  
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  
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  
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歆辭雖位下而  
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



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  
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  
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  
相蘇魏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尚有考焉慶  
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  
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  
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

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汚者仕至  
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  
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述  
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  
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  
于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  
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  
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  
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講國家兵兵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  
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荊山  
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  
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  
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  
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  
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  
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

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  
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  
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  
爲損哭泣君於是奉養嫂撫孤姪盡敬盡愛  
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  
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  
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  
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  
不幸其孤又早天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



氏之祭絜君乃得不絕晚做范文正公義莊  
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為常  
有餘又以及媼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  
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  
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  
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  
曰所得幾何奈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  
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泐湖募  
人耕其中積粟為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

固利矣泐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  
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  
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為大槩類此觀者  
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  
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  
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  
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  
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  
忠亦知名士既納銘窆中又來請文以表墓



上於厚義修而命室施豐而報畚維報不忒  
亦不在亟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  
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  
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  
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  
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  
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

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  
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  
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  
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  
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  
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願每不  
敢易於品藻蓋彼昔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  
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  
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



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輩仲至始  
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橐屬予表墓且言思順  
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  
病卧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  
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  
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  
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  
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  
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

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  
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  
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  
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  
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  
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  
其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



諱競朝議大夫直秘閣大父諱慎修迪功郎  
贈中奉大夫父諱嶠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  
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  
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  
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  
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  
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  
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  
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

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  
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  
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  
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慈恕既歿哭  
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  
山陰清嶼比塢之原三子拓揀操二女尚幼  
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  
又皆娶予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草如  
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



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今人王氏壙記

於厚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 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柩 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恢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甫元雅曾孫阿喜幼木名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其海浩世龍山士陰大陸游務觀

塔銘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



聖和學園通明大學書院  
渭南文集卷之四  
二  
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  
累年崇成鬱為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  
困大庖床敷潔溫允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  
可謂有子矣祖既老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  
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  
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  
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  
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  
者或鮮矣况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子

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歿  
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  
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我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具蓋西遊九年矣耆  
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  
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顧為之懍懍不樂一日  
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



骨嶢嶢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黃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拍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廼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徃徃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后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

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惠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嚴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稟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焚香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  
 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塋于錢清得法弟子妙  
 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端了達初師  
 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龍  
 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  
 著此解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  
 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嚴經之  
 宗肇自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

津涯著書至此亦奚求承其師傳巨  
 絕為羞我祖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  
 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  
 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  
 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宗杲侍  
 者又從卮庵禪師道顏為書記遂翁英邁玉  
 立遊二師間皆受記剏餘事能文詞善筆札



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繳核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利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為比丘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橐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巖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比丘庵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躡道成諺

集廬阜峩峩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

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



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  
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  
富貴月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  
輒拒不取於厚賢哉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  
同郡大善寺晏待為童子十有二歲祝髮受  
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  
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  
為弗迫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  
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

山林乃捨衆遊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  
而院益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  
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  
亦益葺號為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  
為留信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  
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  
矣將安歸耶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  
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  
所徃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



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  
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葬脩仲度弟子  
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  
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  
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  
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  
爲利詠不爲勢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  
同也考脩仲之爲人可謂有古高僧之

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  
下之公也

別峰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嶠嶮東行  
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  
特起爲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  
峩眉山通義健爲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  
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  
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



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  
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  
師是也師名實印字坦叔生為龍游李氏子  
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  
在家廼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  
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  
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  
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園悟克勤禪  
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

峯道場廼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  
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  
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  
得之晚會園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  
省因隨衆入室園悟舉從上諸聖旨何法接  
人師舉起拳園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  
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園悟亦舉拳相交大  
笑而罷園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  
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



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拚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泰福巖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

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願為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

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稍稍或間闕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壽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印  
卷之五  
九  
舉以代己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倭卿來  
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  
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婁葺莫能成至是始  
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  
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祥  
嘗延以大滬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  
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  
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  
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

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  
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  
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  
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  
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  
見聞覺知 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  
此提倡亦非別人語 上爲微笑時秋暑方  
熾師再欲起 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



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園覺經注遣使馳賜  
且命作序師廼築大閣祕奉以侈 上恩師  
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與築  
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  
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  
年 上受內禪取向所賜 宸翰識旨 御  
寶復賜馬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今住  
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  
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

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  
髮皆長頂温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別峯  
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  
梵牟宗性道竒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  
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  
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祀髮又得記  
荊遜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 上為敷  
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庵曰別  
峰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海國文庫卷之四  
十一  
爲語錄晚際遇 壽皇被 宸翰咨詢法要  
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  
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  
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  
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  
銘曰

園悟再傳是爲別峰坐十道場心法之  
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  
海口電目旄期稱道卓手濶壑松也叩

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鍾大鏞也師  
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  
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  
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願每召靈祕  
院僧智性與語有大異造輒以付之性公時  
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事皆井井有  
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



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祕院本遽條表文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為名利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

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箬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

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清江先生集卷之四  
三  
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群處群兒  
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  
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  
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  
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  
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  
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  
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  
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

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  
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  
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  
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辯木菴欲往黃  
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  
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  
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  
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  
人不得師云爲人若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



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爲

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界師驪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



疾猶不少廢偈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  
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  
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  
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  
佛祖罔措跣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  
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  
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  
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  
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

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叅李德遠每  
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  
讀師語峻峭崑崙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  
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  
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  
遠所言然後知師具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  
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  
吞余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



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  
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  
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  
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  
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  
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旣冠遊國  
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峯山堂

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  
江湖至吳見鍊庵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  
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  
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鍊庵大  
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徃依之及佛照移育  
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  
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  
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  
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



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壽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庵父子曰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

衆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閱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踢着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于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



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于世師  
初欲以復佛殿屬于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  
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  
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  
侍僧颺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愧款予爲  
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  
以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  
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  
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

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  
師在淨慈遭火患條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  
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  
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  
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  
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  
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  
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  
能繼圜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



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庵子無示無  
問上距園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  
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  
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  
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  
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祭文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鈞弋尚懷帝武之  
祥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  
無疆方同軌之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  
難契關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  
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陽德上際下蟠歷



邃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  
慕徒深目斷栢城神馳翼御敢修饋奠之禮  
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于山川雲不自用用之  
者天降為甘澤散為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  
輪困磅礴或卷或舒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  
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  
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為世變不為物遷

顯相廟郊華衮金蟬太平之功溢于簡編謝  
病而歸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祿  
不足顧留遂委之而僊乎抑公之學得聖所  
傳視生死為一區等華屋於荒阡乎又豈如  
雲之既散廓然太虛則前日用舍初不足以  
為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揜豆獨區區之詞  
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劔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忘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旄官事有守不遑往吊寓哀一觴公平來醕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先太師遯世懷寶播慶于家生我元老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繫夫人少傅在朝衮衣繡裳帝錫夫人御醴宸章少傅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

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虛元弼方屬少傅于時夫人以疾即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晚借婦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送車麟麟傾動鄉鄰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濱德門象服有燁姊媵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頽然薦紳



世所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鯽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庥幾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子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喟其永歎公守導江齧蘗飲泉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公

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丹旆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潛矢辭羞莫尚慰管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



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  
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  
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  
淑旋聞易簣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尚想平生  
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闕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  
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  
沐之封列鼎極循陔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

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千車之盛顧  
敢稽一酌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為國壽  
雋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診  
掛冠決去共高靜退之風易簣亟聞何勝殄  
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晚逢攬轡之行揮  
塵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  
一奠之恭少叙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  
道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  
續也比獨恠公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  
矣頽然野鶴尚在目也外塔告成欲往不果  
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  
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  
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  
擢太常之第曾中吞九雲夢耻裁光範之書  
抱沉英之歎者十年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  
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  
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  
別魂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元各尚書文

兄之初載甚蹟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騫文  
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



莫救兄舅而前陋巷一室日旰禾饘誦書鼓  
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  
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  
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  
歡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  
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  
餉酒踵門乃酌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  
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鄉  
之奠叙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  
合何罪于神乃者起家徃守宜春臨別慨然  
握手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訃聞舟載銘旌返  
其鄉扮臺省袞袞公獨逸巡室家嘻嘻公獨  
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斲傷莫弗及  
親尚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



滑南文集卷之四  
之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  
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  
然朱門畫戟視若蓬藿再入都城曾未溫席  
翩其歸旒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  
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弔我登門闌情均  
甥姪宜送宅兆官守所縻矢辭傷悲薦此清  
醪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窓螢

几不足以言其勤冢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  
以名其博文辭典與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  
之庭猶當置諸天祿之閣時方越拘攣以用  
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預  
甘泉之橐痛結慈闈悲纏華萼凡閭巷之故  
交想話言之如昨聞訃相吊摧然涕落羞一  
醪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傳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



列仕籍垂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  
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櫛於松  
楸之次煩冤痛酷實涕何言歿而有靈歆此  
薄醜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于先  
少師魯國夫人瑩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墓  
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願哉感念疇昔悲  
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  
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  
饗

祭方伯謨文

予與伯謨別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未衰  
伯謨蓋方壯耳願後日猶長未知別之悲也  
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謨遂怡我  
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將晞與伯



謨別尚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地  
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茲涕不可止伯謨尚  
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辱世之定交有如其與季長者乎一產岷  
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  
闕遺相箴公醉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劇談坐  
客皆瘖公既造朝衆彥所欽我南入蜀九折  
崑崙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

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  
我倡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潯欲  
行復尼頓足噫嘻是實古道乃見于今公還  
爲御華路駸駸我方畏讒潛恐不深公去我  
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闡  
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  
微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  
難謀玉樹永闕壟栢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  
音漬酒祭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歎



於辱哀哉

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 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  
蓋得居連墻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褫帶  
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隣家借酒小圃鉏菜煖  
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吊古並轡共載賦詩  
屬文頗極竒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  
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  
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

處于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  
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  
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  
孰謂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  
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鯽致此薄酌辭則  
匪工聊寄悲慨

哀詞

尤延之尚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煥乎文章兮躡



揖遜之遐蹤詔冊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灑  
顛噩噩兮始掃五季之雕蟲閱世三傳兮車  
書大同黃麾繡仗兮駕言東封繼七十二后  
於邃古兮勅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  
其上兮震耀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  
而間出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蠱弊與建炎  
之軍戎文不少衰兮殷殷霍霍太平之象兮  
與六龍而俱東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  
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

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  
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宮塗改雅頌兮蹈躡軻  
雄余久擯於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  
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  
再兮奄其告終於庫哀哉孰抗衣而復公兮  
呼伯延甫於長空孰誦此以招公兮使之捨  
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酌荒丘兮露草霜蓬  
孰闔虛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竒服龍  
葺天不憖遺兮黼黻火龍嗟局淺之一律兮



彼寧辨夫瓦釜黃鍾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  
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君蒿不返兮吾黨孰  
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詞

嗚呼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  
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難  
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陞堂弔祭者  
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觀其辭子壽  
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壘可耕

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  
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  
孤雖食于學官羹肉在前歎息而麾撫所讀  
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淪則補寧死於  
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  
年幸賜第于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  
目萎母前子後告于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  
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辱此子壽之既言而其  
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書詩



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  
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  
事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願猶屈而  
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  
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意忽是以吾親為  
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同弊則親  
實與焉刻誅千字置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  
也子壽之存於留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  
獨慰吾子壽蓋以為天下孝子之詒哀哉



第 25401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1

10





卷	第	二	十	號
S. J. E.				大
	學	研	究	所
	大	學	館	藏
	館	藏	書	號

進



